野談 八

青邱野談卷之八

貸營錢義城倅占風

李益著以義城宰一日宴飲時當夏節忽有一陣風過去益著急撤樂而作營行見巡使請貸南倉錢五千兩以貿牟麥時大登價至賤貿麥而封置各洞使洞任守直矣七月初夜忽覺睡而呼官僮摘後園一草葉而見之曰然矣云矣翌朝見之則嚴霜大降草木盡凋殘是秋嶺南一道野無青草仍爲赤地而設賑穀價登踊麥一石価初夏不過三四十錢者其秋價至三百餘益著以其麥作賑資而又發賣報南倉

錢如數蓋有占風之術也後移隣邑而趙顯明爲
巡使益著有事往見而鬢髮未整亂髮露於網巾旣
退巡使拿入隨陪吏以容儀怠慢數之益著復請謁
而入謝曰下官年老氣衰鬢髮未及整見過於上官
知罪〻〻 如是而何可供職乎惟願啓罷巡使曰尊
丈以職者事有此教乎此不過躰例間事也何必乃
爾益著曰以下官而不知事上官之躰例則何可一
日供職乎斯速啓罷可也巡使曰不可如是益著正
色曰使道終不可許乎曰不可許矣益著曰使道必
欲使下官作駿擧良可慨然仍呼下隷曰持吾笠袍

来仍脫帽帶解符置之于巡使之前而大責曰吾以佩符之故折腰於汝矣今則解符矣汝非我故人稚子乎吾與若翁竹馬之交也同枕而卧約以先娶婦者知新婦之名字而相傳矣而翁先娶汝毋吾而以汝毋之名來傳于我言猶在耳以而翁之沒已久而待我至此汝是忘文之不肖子也鬢髮之不整何関於上下官躰例也吾老不死而以口腹之累爲汝之下官汝若念爾亡父則固不敢如是也汝乃狗彘之不若也言罷冷笑而出巡使半晌無語隨至下處懇乞曰尊丈此何舉也侍生果爾大得罪矣知罪々々

幸勿強辭也益着曰以下官而叱辱上官於公豈以何顏而復對吏民乎仍拂衣而起不得已啓罷

得巨產濟州伯佯病

古有一武弁以宣傳官侍衛於春塘坮試射時濟牧羅狀適入來矣同語同僚曰吾若得濟牧則豈不爲萬古第一治天下大貪乎同僚笑其愚癡矣 上聞之下詢誰發此言武弁不敢欺仍伏地奏曰此是小臣之言也 上曰萬古第一治豈有大貪之理天下大貪何可爲萬古第一治耶武弁俯伏對曰自有其術矣 上笑而許之仍特敎超拜濟州牧使而敎曰

汝奮往為萬古第一治天下大貪不然則汝伏妄言
之誅矣武弁承命而退帰家多買真麥赤粱以桅
子水盛于大籠中作三䭾而餘外但衣服封而已辭
朝而赴任只與傔從一人随行聽訟公平朝夕供饋
之外不進一盃囫廩有餘者並付之於筆契土產一
無所取如是過了一年吏民皆愛戴稱以設邑後初
有之清白吏令行禁止一境晏如一日忽稱有身病
閉广呻吟過數日病勢大添食飲全廢坐臥室中痛
聲不絕鄉所及吏校輩三時問候而不得見面首鄉
及中軍患之曰病患症勢未知何祟而此邑亦有醫

藥何不診治太守良久强作辭而言曰吾於少時得此病吾之世業盡入於此病之藥治近二十年更不發故意謂快差矣今則無可治之道只俟死期而已諸人強問何症而藥是何料使道病患如是無論邑村雖割股剜心無所惜爲且升天入地必求藥餌矣只願指示藥方太守曰此病即丹毒也藥則牛黃也以牛黃幾十斤作餅適裹一身每日三四次改付新藥如是四五日則可瘳而吾之家計稍饒矣以是之故一敗塗地矣今於何處更得牛黃而付之乎諸人曰此邑之産求之易耳首鄉仍出而傳令各面以爲

如此官司之病患苟有可瘳之方則吾輩固當竭力求之况此藥乃是邑產而不貴者也無論大小民不計多少隨有隨納民人輩聞令爭先來納一日之內不知爲幾百斤僅從受而盛之于籠以所䭾來梳子餅換之每日以其餅盛于兜埋之于地曰人或近之則毒氣所薰面目皆傷不可近也如是者五六日病勢漸差因起而視事廬公之治又復如前滿瓜而歸濟民立碑頌之上京後販此藥獲累千金蓋濟州之牛十則牛黃之入爲八九以是之故牛黃至賤此人知此狀而賴倘梳子而行此術官隸不敢近而自遠見其黃

認以為牛黄也此人以是而家計殷富云

教衙童海印寺僧為師

陜川守某年六十只有一子溺愛而教訓失方年至十三歳而目不識丁海印寺。一大師僧自前親熟有往来衙中矣一日来見而言曰阿只年幾成童而尚不入學將何以為之倅曰雖欲教文字而慢不從命不忍楚撻以至於此深以為恨大師曰士夫子弟少而失學將何以為世棄之人慈愛而不事課工可乎其人物凡百可以有為而如是抛棄甚可惜也小僧將訓學矣官家其許之乎倅曰不敢請固所願也大

師若訓敎而使之解蒙則此豈非萬幸邪大師曰若然則有一事之可質者以生敎惟意爲之只可嚴立課程之意作文記踏印而給小僧且一送山門之後限荊內官隷之屬一不相通劃斷恩愛然後可矣至於衣食之供小僧自可辦備如有所送者僧徒往來使直送于小僧許爲宜官家其將許之乎俘曰惟命是從矣仍如其言書文記給之自伊日送兒于山門而絶不相通其兒上山之後左右跳踉慢侮老僧辱之煩之無所不爲大師視若不見任其所爲過四五日後手朝大師整其衲袍對案跪坐弟子三四十人

横經侍坐禮儀整肅大師仍命一闍利僧拿致厥童厥童号哭詬辱曰汝以僧徒何敢侮西班至此也吾可歸告大人將打殺汝矣仍罵曰千可殺萬可殺賊禿云云限死不來大師大拜叱之責諸僧使之縛來諸僧縛致之於前大師出示手記曰汝之大人書此給我從今以往汝之生死在於吾手汝以西班家子弟目不識字全事悖惡之行生而何為此習不祛將亡汝之門戶矣第受吾罰仍以錐末灸火待赤而刺之手股厥童皆蹇半晌而甦大師又欲刺之乃哀乞曰自此以後惟大師命是從更勿刺之大師執錐而

責之誘之食頃而後始放使之近前以千字文先授之而排日課程不許少休此童年既長成智慮亦長聞一知十聞十知百四五朔之間千字通史皆通曉而晝夜不輟孜孜不懈一年之餘文理大就留山寺三年工夫已成無於讀書之時猝語于心曰吾以士大夫受此辱於山僧者皆不學之致也吾將勤工登科科後必欲打殺此僧以雪今日之恨云而一念不懈尤用工力大師又使習科工一日使近前而言曰汝之工夫今則優可作科儒明日可與我下山盟日仍率來衙中而言曰今則文辭將就登科後文任亦可

不讓於他小僧從此辭歸仍留置而去其童子始設婚成親而上京後出入科場三年之後決科數十年之間洊爲顯伯始大喜心語曰吾今而後乃可報海印寺老僧以雪向日之憤云矣及按道而出巡也申飭刑具作別杖而擇執杖之善者三四人以從將到山門欲撲殺此僧之計也行到紅流洞此老僧率諸僧祇迎于路左巡使見之仍下轎執手而致款老僧欣而笑曰老僧幸而不死及見巡使威儀幸莫甚焉仍與之入寺老僧謂曰小僧之居房即使道向年工夫處也今夜移下處與小僧聯枕無妨矣巡使許之

與之同寢更深後僧問使道兒時受學時有必殺小僧之心乎曰然矣僧曰自登科建節而皆有此心乎曰然矣僧曰發巡時欠于心而欲打殺若然則使道何不打殺而下轎致款乎巡使曰向來之恨心乎不忘及對君顏此心氷消雪散油然有欣悅之心故也僧曰小僧亦已揣知矣使道位可至大官而某年月日按節箕城時小僧當送上佐矣使道必須加禮而如見小僧樣與之同寢可矣須勿忘置必須如是巡使許諾老僧又出示一紙曰此是小僧爲使道推數平生而編年者也享年幾許位至幾品昭然可知而

俄所言箕營手慎勿忘却巡使唯唯翌日多給米布
錢木之屬而去其後過幾年後果爲箕伯一日閽者
告曰慶尚道陜川郡海印寺僧欲入謁矣巡使恍然
覺悟即使入来使之升堂把袖促膝問其師之安否
夕餐與之饌桃至夜又與之同寢至更深房燠過溫
巡使仍爲具寢席而卧矣昏夢中忽聞有腥穢之臭
以手摸僧則僧之卧處有水漬手仍呼知印擧火見
之則刃刺於僧腹五臟突出血流遍地巡使大驚急
使運置於外翌朝査問則巡使所嬖之妓即官奴之
所昵而彼此大惑者也以是含憾爲刺巡使而入来

謂下瘐之卧者即巡使道也而刺之矣仍令致嚴覈
則一一直指遂置之法治僧之喪送于本寺蓋大師
預知有此厄而故使上佐代受故也其後功名壽限
皆符大師之推數矣

敝竄儒柳統使受報

柳統制鎮恒少時以宣傳官入直矣時歲壬午酒禁
極嚴一日月夜　上忽有入直宣傳官入侍之命鎮
恒承命入侍則出一長鈎以賜而教之曰聞閭閻尚
多釀酒云汝須持此鈎出去限三日捉納則好矣不
然則可以汝頭來納鎮恒承命而退歸家以袖掩面

而臥其嬖妾問曰何爲而如是忽〻不樂也曰吾之
嗜飲汝之所知也斷飲已久喉渴欲死其妾曰暮夜
可圖第姑俟之及其夜其妾曰吾知有酒之家陰非吾
躬往則無以沽來仍佩壺而以裙掩面出門鎮恒潛
躡其後則入東村一草家沽酒而來鎮恒飲而甘之
更使沽來其妾又往其家而沽來鎮恒佩壺而起其
妾怪而問之則答曰其處某友即吾之酒伴也得此
貴物何可獨辭欲往與之飲云而出門尋其家而入
广則數間斗屋不蔽風雨一儒生挑燈讀書見而怪
之起迎曰何事客子深夜到此鎮恒坐定而言曰吾

是奉命自腰間出酒壺曰此是宅中所沽也曰前
下教如斯〻〻既見捉則不可不與之同行矣其儒
半晌無語曰既犯法禁何可称頓然而家有老親顧
一辭而行如何桝曰諾儒生入内低拜呼母其老親
驚問曰進士乎何為不眠而來也儒生對曰豈前不
仰陳乎士夫雖餓死而不可犯法云矣慈氏終不信
聽今乃見捉小子今方就死矣其老親放拜大哭曰
天乎地乎此何事也吾之濳釀非貪財而然也欲為
汝朝夕粥飲之資矣今乃如是吾罪也此將奈何如
九 是之際其妻亦驚起槌胷而号哭儒生徐言曰事已

到此哭之何益但吾無子吾死之後子可奉養老親如吾在時某洞某兄弟有子幾人一子卓養而安過中中付托而出柳在外聞其言而心甚惻然及儒生之出來也問之曰老親春秋幾何曰七十餘矣曰有子乎曰無矣柳曰此等景色人所不忍見吾則有二子又非侍下吾可以代死君則放心酒壺并使出來仍與之對酌而打破其器埋之于庭又言曰老親侍下家計不成說吾以此鈿聊表一時之情須賣而供老親可也解佩刀與之而去主人苦辭而不顧而去主人問姓名爲誰對曰吾乃宣傳官也姓名何須問

也飄然而去翌日即限也入闕待罪則自　上問曰
果提酒而來予對曰不得提矣　上怒曰然則汝顏
何在鎭恒俯伏無語良久仍命三倍道濟州安置鎭
恒在謫幾年始解配十餘年落拓晩後復戒得除草
溪郡在郡幾年全事肥己民皆嗷嗷一日繡衣出道
而封庫直入政堂首鄕首吏及倉色諸人一並拿入
刑具方張排從門隙窺見則的是向者東村酒家之
儒生也仍使之請謁則御史駭然不荅曰本官何爲
請見可謂沒廉也鎭恒直入而拜御史不顧而正色
危坐排乃問曰御史道知此本官乎御史沉吟不荅

而柳語于口曰本官吾何以知之柳曰貴茅前日宜
不在於東村某洞乎御史微驚曰何爲問之柳曰某
年某月某日夜以酒某事奉命之宣傳官或記有否
御史尤驚訝曰果記得矣柳曰本官即其人也御史
急起把手而淚如雨下曰此恩人也今之相逢此豈
非天耶仍命退刑具諸罪人一併放之終夜張樂娛
娛論懷更留數日而歸仍即褒啓繡啓之褒奬前亦
有出於此右者自 上嘉其治績特除荊州府使伊
後此人位至大臣而到處言其事一世譁然義之柳
鎭恒一蹴頭位至統制使此是少論大臣而忘其姓

名不得記之

鬼物每夜索明珠

横城邑内有一女子出嫁之後忽有一箇丈夫入来而刼奸其女百般拒之而無奈何矣每夜必来他人皆不知而渠獨見之雖其夫在傍而無難與之同寝每交合之時痛楚不可堪其女知其爲鬼祟而無計却之自此不計晝夜而来見人不避而只見其女五寸叔之入則必也出避其女語其狀其叔曰明日彼物若来暗以綿絲塊繫針而縫于其衣衿則可知其物之去向矣其女從其言翌日俟其許以針繫絲刺

于其衣裾下而其叔突入則厥物驚起出門而避之綿絲之塊次次解而隨之其人只見綿絲而遂之至於前林叢樾之下乃止追而見之則絲入地下仍掘地數寸餘有一朽敗之春木段一箇而縈絲於木下而木之上頭有紫色珠如彈子大者一枚而光彩射人其人仍拔其珠置之井而燒其木矣其後遂絕迹一日夜其人之家門下忽有一人來乞曰此珠願還下若還則富貴功名從汝願當爲之矣其人不許終夜哀乞而去每夜如是者四五日矣一夜又來言曰此珠在我甚緊在汝不緊吾當以他珠換之可乎此

珠則有益於汝者也其人答曰第示之鬼物自外入
送一枚黑色珠大亦如其珠様者其人并奪而不給
鬼物仍痛哭而去仍無形影其人每誇之於人而不
知用於何処其不問用處真可惜也其後仍出他泥
醉而歸露宿於路上矣冉中之兩珠并不知去處必
也為鬼物所持去也洪邑之人多見其珠者

賊魁中宵擲長釰

貞翼公少時射獵于山間遂歎轉入山深處日勢且
暮四顧無人家心甚惶恇按轡而尋草路歷尽數岡
到一處則山凹之処有一大瓦家仍下馬叩門則無

一應者居食頃一女子自內而出曰此處非客子暫
留之地斯速出去公見其女子則年可廿餘而容貌
頗端麗公對曰山谷深矣日勢暝矣虎豹橫行之地
艱辛尋覓入家而來如是拒絕何也女曰在此則有
必死之慮故也公曰出門而死於猛獸寧死於此處
仍排門而入女子料其無奈何遂延之入室坐定公
問其不可留之故女曰此是賊魁之居也妾以良家
女年前爲此賊魁所標略在此幾年尚不得脫虎口
賊魁適作獵行姑未還夜深必來若見客子之留此則
妾與客俱當授首於一劍之下客子不知何許人而

空然死於賊魁之手豈不悶乎公笑曰死期雖迫不可闕食夕飯斯速備來女子以賊魁之飯進之公飽喫後仍抱女而卧其女牢拒曰如此而將於後患何公曰到此地頭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靜夜無人之際男女同處一室雖欲別嫌人孰信之死生有命恐㥘何益仍與之交偃卧自若居數食頃忽聞剝啄之聲又有卸擔之聲其女戰慄面無人色曰賊魁至矣此將奈何公聽若不聞已而一大漢身長十尺河目海口狀貌雄偉風儀獰猂手執長劒半醉而入門見公之卧髙聲大叱曰汝是何許人敢來此處奸人之妻

公徐曰入山逐獸日勢已昏寄宿於此賊魁又大叱曰汝是大胆来此処則処于外廊可也何敢入内室而犯他人之妻已是死罪汝以客子而見主人不爲禮偃卧而見之此何道理能不畏死乎公笑曰到此地頭吾雖貞白一心男女分席而坐汝豈信之乎人之生斯世也必有死〻何足懼也任汝爲之賊魁乃以大索縛公懸之樑上顧語其妻曰厅上有山獸之獵来者汝須洗而炙来其女戰〻出庁宰割山猪獐鹿等肉爛熟而盛于一大盤以進之賊魁又使進酒以一大盃連倒数盃拔劍切肉而啗之更以一塊肉

揷手鈕鋌曰何可置人於旁而狮喫于県雖當死之人可使知味仍以鈕頭肉與之公開口受而啗之小無疑慮恐怖之狀賊魁熟視之曰是可謂大丈夫矣公曰汝欲殺我則殺之可也何爲而如是遲延又何大丈夫小丈夫之可言乎賊魁擲鈕而起解其縛把手執坐曰如君之天下奇男子吾初見之矣將大用於世爲國干城吾何以殺之從今以後吾以知己許之彼女子雖吾之妻春君既近之則即君之内眷者也吾何可更近乎且庫中所積之財帛一付之於君君其勿辭丈夫有爲於世乎無錢帛何以營爲吾則

從此逝矣日後必有大厄君必救我語罷飄然而起
仍不知去向公以其馬載其女且以廐上所繫馬匹
尽載錢帛出山其後公顯達以訓將兼捕將自外邑
上一大賊魁將按治之際細察狀貌則即其人也乃
以往事奏達于 榻前仍白放而置之校列次次推
遷至登科位至閫任云爾

洞仙舘副价逢鬼

李奉朝賀秉常風儀動盪美如冠玉朝野之人皆稱
以神仙中人家在圓峰下冷井洞一日之夜滅燭將
寢忽爾陰風入戶冷氣逼骨有一物臥於前以手撫

之則如一塊枯木呼僮從舉炬見之則乃一小斂之
屍体也心甚訝異使之解絞而見之即一老嫗也仍
更結其絞而置之於庁上矣翌朝聞之洞口外賣餅
家老嫗身死三日忽失躰云云公使招其子而出屍
給蓋此嫗每於公出入之時瞻其儀容欽慕不已以
至身死而一念不解乃有此舉亦可駭異也宗室之
子有一宰相以副价將赴燕發行前一日遭其母喪
公為其代一夜之間治行而發到鳳山客舍將就寢
更深後忽有曳履聲開戶聲有一人嘖嘖而入以手
撫之曰焉有不救護母病而作此行乎公思之似是

遺袁人之翁而年前奉使出疆歸路得病死於此處者也乃曰吾則李某也某也爲副使遣故來不敢吾乃代行矣云爾則其人大驚而逃出門此其宗室之魂而意其子之作行而來故也公之精神氣魄有如是矣

洪川邑繡衣露蹤

李副學秉恭奉使按廉于東峽行過洪川而邑內距路十餘里既非抽柱之邑故不入而自外過去將向他邑到一村前而餒甚求飯於門前一女子出門而應曰無男丁之家貧窶極矣家有媤母而朝夕尚闕

何暇有饋行人之飯乎公問曰家長往何处其女曰
問之何爲吾之家長即此邑之吏房也而惑於妖妓
薄毋出妻云而師自此責不已房内有老嫗歎曰阿
婦何爲作不緊之言彰夫之惡乎不必如是云云公
聞之甚痛仍復路而還向其邑底尋首吏之家時當
午時入其家則首吏坐於厅上而喫午飯旁有一妓
亦對飯公坐於厅邊而言曰吾是京中過客偶到此
處而失時願得一盂飯而療飢爲時當歉歲設賑時
也其吏擧眼而熟視上下呼庫奴曰饑者爲餉庫而
煮粥者有之乎曰有矣吏曰以一匙給此乞人已而

雇奴以一兕精糠之作粥者來置于前公怒曰君雖饒居君則吏輩也吾雖行乞吾則士族也失時覓飯則君以他盂饋之好矣若不然則雖除飯以給亦無不可而乃以狗飯口吻餘物饋人此何道理其人圓睁怒眼而辱之曰汝旣兩班則何不坐於汝之舍廊而作此等行也今當儉歉之歲雖此物人不得之喫汝是何人而乃敢如是云而擧粥椀打之傷額血流粥汁遍於身上公忍痛而出卽爲出道此時本倅適以賑餘之穀作錢而送京茅文書見捉封仍庫罷黜而首吏及妓並杖殺之以一女子之惡言事至於此古所謂

五月飛霜者政謂此也

老翁騎牛犯提督

宣廟壬辰之亂天將李提督如松奉旨東援平壤之捷入據城中見山川佳麗忽懷異心有欲動搖 宣廟而仍居之意一日大張條佐設宴于練光亭上江邊沙場有一老翁騎黑牛而過者軍校輩高聲辟除而聽若不聞按轡徐行提督大怒使之拿來則牛行不疾而軍校輩無以追及提督不勝忿怒自騎千里騾按劒而追之牛行在前不遠而騾行如飛終不可及踰山渡水行幾里入一山村則黑牛繫於溪邊垂楊

樹前有茅屋竹扉不掩提督意其老人之在此処下
騾杖劒而入則老人起迎於軒上提督廷叱曰汝是
何許老野不識天高唐突至此吾受皇上之命率百
万之衆来救汝邦則汝必無不知之理而乃敢犯馬
於我軍之前予汝罪當死老人笑曰答吾雖山野之
居人豈不知天将之尊重乎今日之行専為邀将軍
而欲枉於鄙所之計也其窃有一事之奉托者難以
言語道達故不得已行此計耳提督問曰所托甚事
第言之老人曰鄙有不肖子二人不事士農之業専
行強盗之事不常父母之教不知長幼之別即一語

根以吾之氣力無以制之旁伏聞將軍神勇蓋世欲
借神威而除此悖子也提督曰在於何處荅曰在於
後園竹堂上矣提督按劍而入則有兩少年共讀書
矣提督大聲叱曰汝是此家之悖子乎汝翁欲使除
去謹受我一劒仍揮劍擊之則其少年不動聲色徐
以手中書證竹捍之終不得擊已而其少年以其竹
迎擊劒刃二二錚然一聲折爲兩段而落地矣提督
氣喘汗流少焉老人入來叱曰小子焉敢無礼使之
退坐提督向老人而言曰彼悖子勇力非凡無以捺
當恐負老翁之託也老人笑曰戯言戯耳此兒雖有

膂力以渠十輩不敢當老男一人將軍迎皇旨東援而來掃除島寇使我東再奠基而將軍唱凱還歸名垂竹帛則豈非丈夫之事業乎將軍不比之思反懷異心此豈所望於將軍者耶今日之擧欲使將軍知我東亦有人材之計也將軍若不改圖而執迷則吾雖老矣足可制將軍之命勉之山野之人語甚唐突惟將軍垂察而恕之提督半晌無語垂頭喪氣乃諾諾而出門云

新婿將虎救丈夫

湖中一士人行子婚於隣邑五六十里地新郎罷醮礼

夜入新房與新婦對坐夜將半一聲霹靂後門破碎
忽有一大虎突入房中攬新郎而去新娘蒼黃急起
乃抱虎後脚不捨帝直上後山其行如飛而新娘恨
死隨去不計岩壁之高下荊棘之兼械衣裳破裂頭
髮散亂遍身流血而猶不知止行幾里虎亦氣盡仍
抛棄新郎於草岾之上而去新娘始乃收拾精神以
手按撫身体則命門下微有溫氣四顧察視則岸下
有一人家後窓微有火光度其虎行之既遠乃尋逕
而下開後戶而入則適有五六人會飲肴核狼藉忽
見新娘之入滿面脂粉和血而凝遍身衣裳隨处而

裂望之即一女兒諸人皆驚仆於地新婦曰我亦是人也列位幸勿驚動後虎有人而方在死生未分中幸乞急救諸人收拾驚魂一齊秉火而上後虎則果有少年男子僵臥虎上氣息將尽諸人始審視則乃是主人之子也主人大驚舉而臥之房内灌以藥水等物過數更後乃甦舉家始也驚惶終爲慶幸蓋新郎之父治送婚行而適會鄰友飲酒之際即其家後也始知其女子爲新婦延置于房饋以粥飲翌日通于婦家兩家父母皆莫不驚喜嘆其婦之至誠高鄰鄉里多士以其事呈官呈營至承旌褒之典云耳

設別科少年高中

成廟時或微行一夜雪月照耀　上與數三宦侍微服而行〻到南山下時政三更後萬籟俱寂而山下數間斗屋灯火明滅有讀書聲　上以幅巾道袍開户而入主人驚起延坐而問曰何許客子深夜到此上對曰偶然過去聞讀書聲而來仍問曰所讀何書曰易經也　上與之問難應對如流真大儒也問年紀幾何曰五十餘矣不廢科工乎曰數奇之故屢屈科場矣請見其私草乃出示則篇〻名作也上嘆而問曰如許實才尚未決科此則有司之責也對曰奇

窮之致何可恐有司之不公乎 上猶記其中一篇
題與所作仍問曰再明有別科其或聞之否對曰不
得聞知矣何時出令乎 上曰識者自上有命第努
力見之仍辭出使掖隸以二斛米十斤肉自外授之
而去還宮後仍命設別科及期御題以向夜儒生私
草中題出揭而只待其文之入來未幾試券入呈果
是向夜所覽之賦也自 上大加稱賞多下御批而
擢置第一矣及其拆榜之時呼入新恩則果向夜所
見之儒即一少年儒也 上詰出而教曰此是汝之
所做乎對曰非也果逢於小涯老師私草中而書呈

矣 上又教曰汝師何不赴舉對曰臣之師偶飽米
肉脹悶關格而不得入來故小臣懷其私草而來矣
上默然良久使之退蓋所賜米肉過飽於飢腸而生
病也由是觀之豈非命耶此儒生仍此病不起云矣

劉錦袍夫人善相

文谷金公諱壽恒夫人羅氏明村羅良佐之妹也有
識鑑為女擇婿使第三胤三淵往見閔氏諸少而定
婿三淵往見而告曰閔家兒皆氣短且身不賜無可
合者夫人曰此是名家也往進必不然矣其後三淵
擇送於李氏見而來言曰今日果得佳婿矣夫人問

曰為誰而風範如何對曰風儀動盪才華發越真大
兒也夫人曰若此則好矣及迎婚合巹之曰夫人見
而嘆曰三見有目而無珠矣三閱恠而問之則夫人
曰新郎佳則佳矣壽限太不足遠不過三旬汝何所
取而定婚也已而熟視而又嘆曰吾女先死矣亦復
奈何云云而責三閱不已三閱終不以爲然一日閔
趾齋鎮厚閔丹巖鎮遠諸從兄弟但以弱冠適有事
而來三閱入告曰母氏每以閔家之不得連婚爲恨
矣今閔家少年來矣母氏可從窓隙窺見必下諒小
子言之不誣也夫人窺見而又責三閱曰汝眼果無

珠矣比少年俱是貴人名垂後世之大光也惜乎不
得連婚矣其後果符其言閔公俱大達而李氏年纔
過三十以參奉夭而夫人之女先一年而歿夫人常
錦織布三端而以一端造文官之官服二端深藏而
第三胤農岩登第而不許造朝服其後夢窩以舊官
登第仍使造朝服一端又藏之孫婿趙文命登第又
使造朝服三人俱位至三公夫人之意以爲未至三
公之人不可許故也農岩登科而入謁夫人嚬眉曰
何爲而如山林處士樣也其後夢窩登第而入謁則
笑曰大臣云云矣

傳書封千里訪父親

申德鳳大興斗蓮里士人也隨同鄉文官任北青任所爲衙客旅鎖無聊中偶與官妓楚危有私懷孕數月其文官坐事罷歸德鳳亦同還臨行贈一扇爲別題其扇曰生男則名以大興生女則名以斗蓮所以志其自家所居地名以爲他日顧名思父之意也及期生女名以斗蓮而德鳳則無以知之北青之距大興千有餘里聲息不相及者積有年矣並與贈扇作名之事而却忘之矣一日德鳳患痁瀕危昏沈伏枕席殆無有覺忽有同里居士人某之奴自京下來投傳書封

而謂自掌令妾某家傳來者又有衣服褓簪耳等種
德鳳大駭異之扶病開視則乃斗蓮手自隨送者而
書中辭語以生來不識父顏面聞人喚爺悝然懷感
無以自遣於人類若知父親之在世則當不遠千里
而尋覲一識父顏則生無所恨死當瞑目聯紙屢牘
辭意悲惻德鳳於是恍然大覺乃知楚產生女果以
斗蓮為名而至于長成也一喜一悲不能定情力疾
作答且搆斗蓮詞一闋付之德鳳之病則因服其女
所送之藥差有起色是年秋斗蓮郎具由呈訴請得
由暇往覲其倅憫其情而感其意特許之遂治裝騎

馬間闕千里來見其父於洪州之金馬川蓋自大興移居也相持感泣留連侍娛因有刷還朝令別去其後又討暇來見至于再三來則必久留不忍去覓得侍終服喪而歸去

覬天星深峽逢異人

京中一士人往北關歸時取山中捷徑而行一日行至伊川界日色向晩山勢四圍大木叅天虎豹晝嗥狐狸橫行徘徊四顧寂無人蹤跋涉危怖行尋人烟忽見大石中間若石門然有大川自其中流出菁葉時時隨流而下其人曰此間必有人居除非武陵桃

源此是夫台隱居也使其奴浮水而入良久其奴乘
小舟而來其士人遂乘船與其奴棹船而溯流至水
盡處泊船登崖尋至一處有人家數百戶居焉山高
谷深塵埃不到村落蕭洒政是別世界也有一老翁
携節而出衣冠古野儀表出俗來迎曰此地甚遠不
與人世通問者已百餘年矣世無知者子何以能入
來耶其士人告以山行失路之狀其老人延之入座
餽以夕飯山菜野蔬淡非世間之味仍與同宿相與
從容談話仍言自幾代祖厭塵世俗囂携同志五六
人卜居于此今爲幾百年蹤跡一不出山生男生女

相與婚娶合爲屢百戶大村而畊田而食織布而衣
是非不到租稅不出只以葉落爲秋花開爲春云云
夜深步庭中忽見一星隕遽驚曰乎郎朴震憲死矣
仍嘆曰不久必有兵難此將奈何其人心異之潛錄
其日字于行中小冊閱於老人曰兵難若起則何以
避禍乎請指示可生之方老人曰莫避乎江陵三陟
等地則可以免禍矣其翌其人出君門敢家時往至
乎即村閭此有朴震憲稱君人居村人曰已死矣問
其日子果是星隕之夜矣及丙子冬金虜之難其人
思老人之言遂挈妻往三陟地終至全家無事云云

屈三弁善辯動宰相

古有一出身與兵判面熟一命之類非不切矣兵判之門有三出身切緊者其一李文德也其二魚必遂也其三鄭彥衛也三客逐日暱侍兵判亦娓娓容接也而此出身本以鄉谷無勢兼以彼輩在坐不能乘隙從容陳情每日伺候者厥惟久矣彼輩亦知其故相與完訟一不先退此出身乞官之請可謂無可奈何一日則大監早罷公衙無事端坐只與三客及此出身爛熳酬酌日君輩在射場時想多聞古談為我呢喔以消今日之閑也三客未及開口鄉出身出座先

語曰小人有一古訣矣昔有一措大李姓者與其妻自早失和不曾有衽席之樂是以年近四十未有子女一日則措大有内房可覓之物非軒開窓則夫人適當攏鬓方解裙露膚丈夫猝入遂急遽揮掩而措大則已見其体膚肥白滑澤溫潤柔軟情慾大動不可忍住即其席有不時之會自是有孕胎之慶琴瑟之友衽席之樂蔑以加矣二十年失和可謂一場夢境於焉十朔遽過生得一明璋瑞鳳門戶之慶莫大於此父母偏愛之顧之復之未嘗少須臾離膝遂與其妻將以命名而夫忽呀呀發笑曰斯児之得與他

人和夫妻生產不可同年而慶積年反目之人忽然
牽情於捫虱時解裙之際遂有同枕之歡致此奇男
之生此兒之得都出夫人虱吻之德也不可以尋常
壽福字命名期於顧名思義以表其奇遇遂名之曰
文德此出於捫虱時構會郎景著之於名音而並其
姓呼之則不外乎孝文德三字以釋音援之則毋不
外虱吻德三字是以戶籍之上書札之次科榜之上
皆書以孝文德三字而當初備虱時構孔所由人皆
知之於此名之上此雖出於顧名思郎景之表之而
其父之必以此三字名之不其過乎大監與魚鄭二

客不勝絶倒而就中真箇李文德如耶如奴逡巡態
不發一語謂以身上有病告退而兵判稍善不已去
又請他話鄉先達又曰古有窮貧家夫妻琴瑟甚調
氣血最津未四十有六七子女可謂有會輒娠也見
之甚難、而弊衣惡食頗亦可矜家無着兒之婢使
一所生負二所生三所生四所生次、抱負之無負
一時刻餵擔層、赤童以蓬頭亂霽勞碌負兒之役
而或有一兒之不善背負而啼之所然則所謂丈夫
人性暴過度亂打其大者小者之連疊生出實大者
之一大憂患一夜丈夫則適自遠方徑歸還家與

妻及子女同宿於內房大者遠卧小者近卧尤小者尤近卧最小者最近卧夫與妻則同枕并衾而房甚狭窄雖從容動靜有知覺者則必當揣摩夜深以琴瑟阻餘之情果有搆會之擧小輩俱爛宿稍大而有覺者以冷堗之故適不就睡默察其父母之所為狎諸曰背負手又出矣以其平生負兒之役受母之打一尻寬抑擣結于中而値此新弟又出之地則負兒之役宜倍於前而中心所悶自發於口不知之中以負手出三字出口此說亦或近理也負手二字以釋音撰之則宛然為患必遂三字矣大監與鄭出身不

勝絕倒而就中真箇魚丞逸憮然若癡又以家事辭
退在座者只鄭彥衛一出身也大監又請之先達又
續告曰畿內一幼學既無閥閱又失文學亦無財産
可取又無交遊可觀而所可誇矜者只有戚從一兄
以前從正言在於洛下而已性又卑賤素多見侮於
常漢矣一日則見辱於洞內常漢之使酒者發憤恐
喝曰吾見正言兄主告以此情則當依法猛治再三
威脅誇矜非常彼醉漢素以宦頑之人熟知厥班之
無畏亦豈畏厥班之異姓從兄在洛下前行正言者
乎又乘醉發憤揚臂肆惡曰汝正言兄何物汝正言

兄如吾島汝正言兄如吾赤甚至識海之端醜辱
之無數今日如之明日又如之日後日口不可道之
辱全及於正言兄之身所謂正言兄者公然見辱於
鄉曲戚從之由豈非横罪而彼漢所謂正言兄三字
以字音聽則與在座鄭彥衡姓名酷無差大監又
為絶倒而能中真箇鄭彥衡者如憤如愧又憮然而
退座中遂塞ゝ無一人笑遂爛熳扎仕大監嘉其善
口辯特除初仕一窠云

問異形洛江逢圃隠

愽川一跪手攜于妙香山香蓋大山多人遊所不到

處疵手見一鹿幾捕未捕終日逐之畢竟不得轉至
於深山窮谷而日又黄昏不知所向恐惧危惶之際
若有微路於絶壁之中遂前行數里得一草廬々是
十二間通長而一間則廚也餘皆無門隔之壁長々
通房也廚有一美艾方炊夕食見客不甚驚惟疵手
告以深山失路美艾欣欵應之既以少年風情試挑
以春情亦無羞作之意遂容以會之少頃進夕飯餐
則純用熊掌鹿脯山猪肉等屬問男庭有無則曰出
猟云矣二更際有人跡辞女人忙出迎之只見巨人
来至于庭秡擔於地擔大如一間屋而其人也巨且

長高過於屋宇上八九丈自房内不能見其面顧語其妻曰来客善待否曰然矣遂入房而以其身之太長不能入於屋之中央自屋之長頭次〻俯入即長卧長亘於十一間房矣蓋其入而即卧以其坐之高不能伸於屋梁之故也遂語砲曰汝終日逐鹿而不獲否曰然矣曰汝與彼丈會之否砲以為彼之灵異若是長大若是吾之作罪渠既料之亦不可以証之遂直告請免長人曰無傷也吾雖置彼不過随從飲食初不犯逆汝之相會寔所不関小勿畏慮也顧其女曰偷饋来也女承命而出截殺俄者所覔来一大

飯盛之於大盆子進之於前蓋生肉而已無他供矣
没啗之當其就宿也吏謂女曰與彼客同寢女雖昵
卧於客〻雖並卧而疑畏終夜各寢詰朝吏見其長
物則大抵類人而寔非人也中心疑怍無所不至乎
朝卧時其女曰客供我供一并備來也女承順備進
蓋客則飯而餐用熟彼則又以生肉盛盆也吃罷其
物也或長而出於房外似若長蠕之搖動直自向頭
處匍匐出來至外庭遂坐曰吾觀客相寔多福力汝
之昨日入此亦吾所引也來彼艾則在此不緊無畏
卒去也且吾之所集虎豹獐鹿熊猪之皮積之無用

歟以給汝而汝則力限不能多負吾當盡力輸之遂以大綑充填在窟中山積之皮荷肩而出曰汝牽彼女先我而行無論某地從海口船泊處止也飛至安州浦口彼長物負如山之皮來到於此謂之曰須求之物論其價宜為汝一家産矣吾來有所請於汝者汝須於第五日殺二隻牛買百石鹽待我於此吾當復至遂告別而去飛債舟載女與皮女則妻之皮則發賣得屢千金而長物之人與不人女來不知里芽五日殺牛載鹽往候信地。物果至而又如前長負皮沒食二牛鹽百石則收於盛皮之綱而荷之全不費

力又告曰後五日又備鹽如前數待我于此地也飛
如教而牛則謂以彼物之忘未及也又殺二牛徙待
之矣長物又來而皮膚之負弃如前日投鹽臓網弃
且如前及見殺牛則邊々搖首已如欲食之甚不先
耗令嘗則理不當食棹々然去飛以寧情挽執不捨
曰既非同類且無宿誼而公然引我惠我以美女給
我以三負皮佰則萬金今之殺牛雖不來教實感其
德中心既之何不一嘗身三申恩長物忽籌思屈指
曰雖退五日之限汝情可矜遂沒喫而去回今者一
別邊作千古好在無他珍重自飛護又前跪遞路曰

人之相知貴相知類況當永別不分其類此心抑壽
不勝區〻未知尊形人耶獸耶魍魎耶抑亦山靈耶
長物曰法不可以自我喻之汝以明年端午日往候
於洛東江津頭遇草笠青袍烏驢上美少年問之則
可以知矣倏然而逝硯手一則疑訝一則怊悵歸賣
三員皮遂為閒西之陶朱而若待端午往候於洛津
果得一行次所見與長物所言脗合矣馬頭作禮請
問以彼物之前後來歷一〻仰質厥班愀然長嘆曰
此是不好消息也此禹也禹之為物甚有也幸其已
也不幸蓋以天地純陽正氣化之為英雄豪傑而主

聖臣直國泰民安則好大人才無足為濟世之切故其氣也不以為英雄豪傑而捲而為寓藏之於深山窮谷及夫世道板蕩危運將至則寓遂自盡而非盡則不渴也既盡之後則散之宇宙鍾生許多英雄此輩之出豈徒然哉彼之索盡將以食盡而就盡蓋其食盡也五日一飽則衰又五日一飽則盡矣而中間若食生肉則其盡之期退以五日其國辞再度之半者良以此也嗟呼不三十年後左海之英雄豪傑無異於漢李麗國其殆矣哉然汝之福力可賀彼已知之又既以德妻而彼之謂以不犯者亦寔也人之稟氣

也男曰陽氣女曰陰氣而男非純陽女非純陰男有
陽中之陰女有陰中之陽是以有男女交會之理而
偽則都是陽氣苟是全陽則不能構會亦理也汝妻
則果精潔無他矣砲大異之更折腰作禮請問行次
姓名曰吾鄭夢周遂招船渡江而不三紀国内去大
亂許多而英雄接踵而此出豈非之偶之所化耶生
靈屠戮不啻魚肉而砲則一門無事無死亡云

唑草堂三虎禳星

昔在 宣廟甲申正月洛下士人李姓者適有事江
陵地乘驢段困頓作行至絶峽之境迷失道人困焉

罷日暮店遠莫適所向忽林樾間逢一牧童問路牧童指越嶺曰踰此有某姓班家此外無他人家云生人依所言踰嶺而視則有一草屋數三間而已無他村落直向其家叩之有一箇老人年可六十餘頭戴破毛冠傍有一箇童子侍主翁欣然迎接曰如此窮鄉客何以到哉某生言其入山失路之狀主人許其留宿仍爲靜坐默無一言若有所思量憂慮者然某生亦不敢閑漫說話坐於一隅少焉侍童持夕飯而進之黃昏時主人忽語侍童曰今已日昏尙不來甚是疑惟汝須開戶瞭望也侍童開戶遠望而告曰今

方越前川而来耳主翁瞪目視主人曰必須含嘿而
坐不必在傍開口也少焉二人来一則措大學究一
則緇衣老禅也入傍寒暄畢更無雜言命侍童汲井
華水一器置于盤上爇香於爐三人俱北面跪坐既
語良久主人聽之不可解得如是者数食頃主翁呼
童子曰汝須出門仰看天星彼童依教出去少選入
告曰有星今自東方墜而光芒燭地矣主翁與二客
瞪視良久一群長噓曰莫非天数為之奈何主人嘿
視其様疑惟莫定無慮中忍問曰主人所嘆者何事
也主人曰叔献將死故吾約此二人祈天誦經少延

其壽大數所関竟至無靈驗者星隕叔献已無救矣
士人曰叔献是誰也主人曰李某也士人曰吾於今
月初自京離發伊時李某方帶騎判少無微恙是何
言也主人曰七八年後倭寇將犯境叔献在世則庶
幾弭乱而今已矣一國蒼生將盡為魚肉何以生活
少焉二人出門各帶悽惨之色士人仍問曰国運若
此則如吾窮儒何以保存主翁曰若向湖右唐津両
邑之地則庶可得免矣又問二客是誰乎曰其儒冠
者不可詰其姓名其緇衣者乃是黔丹大師也君於
出山後勿為向人宣播云云士人回京聞之則栗谷

先生果以某日下世計其日則即三人祈星之夜也其上仍即移住唐沔之間當辰巳之變全家無事得保云

會琳官四儒問相

崇禎丙子別試科春初為初試而會試則以朝家有故退定於明春伊時初試入格儒生四人出接于此漢僦舍土一日僧來謂四人曰此中有神僧書房主登科與否必問之也四人齊會呼僧問之僧曰小僧觀人之術未審稠中顯言必於幽室中一箇論相而出送矣四人依其言箇箇於僧室中聞其論而出相

與聞之一則曰吾則當有百子千孫一則曰吾則為賊將一則曰吾則為神仙一則曰吾則登科必逢三人云矣一塲笑譁歸之虛妄之僧矣不意其朧清兵犯我國江都陷沒漢南被圍于斯時也四儒生各自奔散以為諸生雖當平定之後未得相逢不聞消息者不知為幾年其中一士後果登第為嶺伯春巡至左道安東府臨發時門外有騎牛客通刺請謁嶺伯莫知為誰使之入來則乃素昧而人槃花破笠蕭然一箇寒伎也厥寒暄敍次々酬酢則乃昔日北漢同接人也一自滄桑各自逃竄不知死生意外相逢寧

不敢倒詰其所往則在巡到所不遠客曰令監行次
飢延吾居舍其平生盡枉屈尊駕以生蓬蓽之色也
嶺伯乃除其威儀以平服單騎隨牛背客而到一壑
則高樓朱閣亮滿一谷依如好官府良樣坐定後騎
牛客改服藍天翼朱線笠儼然一大將而羅卒也軍
校也不讓嶺伯威儀嶺伯乃大驚問曰觀子擧動詩
非賊魁乎答曰然矣胡然而至此答曰兄記曰北漢
論相之僧語乎盡將笑以虛無世事誠不可料矣一
自山寺分散之後家屬盡爲屠戮挿吾逃生東奔西
竄轉至此山入於避亂屯聚中則以吾稍解文字

推爲嶺首其劫掠之物吾以公平分給大得人心雖平定之後依舊嘯聚奄成綠林軍以吾作元帥至於此境以今視之僧之論相其亦前定耶吾專據一壑安享富貴不羨兄之朝除暮遷者也適聞兄行之過此故吾故邀來使之一覽兄雖方伯児具似不及於吾歸後愼勿生追捕之念亦不必出此言於也矣若不然而無生雜念以致潑悔徒害無益也嶺伯不勝恐㤼唯唯而還自此而去巡行到某郡發行時又有措大請謁即爲延視則亦是向日此漢問接人也措大請田令公既到此吾之所住距此不遠請枉駕暫

臨高嶺伯諾之而繼於向日之事大張威儀而往到
其家則門閭高大附延村落幾乎數百每成一郡多
卒下人之應接巡相支公之凡鄙雖雄州巨邑不能
當高嶺伯驚問曰兄以鄉谷之居何以支接此許多
所穿無而所荷艱如是整齊耶猪大曰兄記昔北漢
僧論相之言乎昔當丙子之亂棄家逃生流落嶺南
適入一山谷則避亂婦女聚群成黨而居吾以一男
子投入則衆女人大喜以我為家長凡百事為無不
関由至若衣服飲食桑葉耕之織之極意奉養雖平亂
後亦不各歸仍卒與居為幾許年所生男子頗近百

數各自娶婦生子吾則如陸賈五子之介供安享晚
福是非不聞榮辱不関少無羨於令公嶺伯之寵辱
相半憂喜交至也嶺伯聞罷憮然自失自此而遊至
河東境過智異山邊忽自空中有呼嶺伯者聲嶺伯
甚訝自轎中捲簾回顧則聲自山上出矣一行詳視
則有一人坐層岩絶壁上呼之嶺伯停轎而問山上
人答曰君尚不記吾乎吾乃某也嶺伯思之乃省曰
北漢同接人也嶺伯舉手招曰下來也曰君必上來
少焉下送一雙青衣童扶腋而上則履絶險如平地
與之握手相話曰君記北漢論相爭贈之其時賭吾

爲仙故當時笑以道無到今視之寧不神異哉向日
胡乱擺脫家眷逃命山中屢日飢困糊口無策緣濱
而上則澗邊有草豐腴色可堪食喫之則甘苦有味
盡探而喫矣伊後不食而飽不衣而温山行露宿少
無疾蟣行步如飛周遊名山大川時逢脩道之仙談
經終年吾一身閑適飢寒不憂利辱不驚疾病不侵
吾之所樂少不讓於今公之高身大壽而其草乃金
光草也亦豈比今公之食前方丈也仍倏忽之頃騰
坐於鶴背青童二人左右侍立向空飛騰而去嶺伯
窅然自表不知身之爲嶺伯也由是觀之莫非天定

而過僧之言如合符節弁異人哉

遊須營風流盛事

沈陝川饒財好義風流自娛一時之歌姬琴客酒徒詞朋輻湊并臻歸之如市日〻滿堂凡長安豪遊非請於公則莫可辦也時一都尉遊狎鷗亭不謀於沈公盡招歌琴大邀賓客趺宕從遊名亭秋夜月色璨波興復不淺忽聞江上簫聲寥亮遥見一小艇泛水而来有一翁頭戴華陽巾身被鶴氅衣手持白羽扇皓髮飄〻有兩小童着青衣左右侍横吹玉簫所載雙鶴翩〻而舞分明是神仙中人也笙歌自停諸人

依欄簇立嘖嘖稱羨萬目注視江中而席上虛無人都尉憤其敗興乘小艇就之乃沈公也相與一笑都尉曰公壓倒勝遊矣盡歡而罷時又一宰除笪伯啓行其仲兄為首相設餞宴於弘濟橋上以送之都門外車數十輛人馬駢闐路上皆嘖嘖稱其福力曰崇隸之華鄂不韡韡忽見自松林間飛出一騎那人身着綾緋紫茸裘頭戴漆色蜀猫皮耳掩手執一鞭據鞍顧眄風彩動人美娥三四人頭戴戰笠身着短袖襉子腰繫水綠藍纏帶足穿起花紅紋繡雲鞋雙隊作行而隨後復有童子六人青衫紫帶各執樂器於

馬上養之獵人臂呼狗走出林樾間觀者鷹如堵感
曰是必沈陜川也見之果然路人復咨嗟曰人生世
間如白駒過隙國當窮心志之所樂娛者飲宴豈不
盛哉然自古功名多敗而小成與其憂讒畏忌氷炭
腦中曷若快心適意豪爽自娛無憂於身外者哉長
安諸人遂相與戲曰饑乎獵乎寧獵無饑其韵豔可
知一日沈公与歌客李世春琴客金哲石妓秋月梅
月桂蟾輩會於草堂琴歌永夕公謂諸人曰汝輩欲
觀西亭守皆曰有志未就沈公曰平壤自檀箕以來
五千年繁華之場也畫中江山鏡裡樓臺可謂國中

第一而吾亦未之見焉吾聞箕伯設田甲宴於大同江上道內諸倅咸集且選名妓歌唇肉山酒海先聲大播將於某日開宴云一舉廷則非但大蹀暢亦必多得纏頭之金帛豈非楊州鶴乎諸人雀躍相賀遂治裝啓行補以往相岳藏踪跡以迹路潛入箕城於外城靜僻處住着其翌日乃宴日也遂貰小艇一隻小設青布帳左右垂緗簾中藏妓唇管絃隱舟於綾羅浮碧之際俄而鼓樂喧天舟楫蔽江巡相高坐樓船出 諸倅宰畢集大張宴席諸妓歌舞影動水波城頭江岸人山人海沈公乃搖櫓前進傍舟於相遙之

地彼船廚舞則此船廚舞彼船唱歌則此船唱歌有
若效顰之狀彼船上諸人莫不怪之發送飛艇使之
挺来沈公促櫓而走不知去處飛艇莫能追回去復
摇櫓而進又如之如是者數三於是甚怪之曰吾遥
見其船中則廚光閃電歌聲戛雲決非遐土尋常之
人且綳簾中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揮羽扇之一老
翁兀然端坐嚬笑自若豈非異人乎遂暗令於船將
以十餘小船一齊圍住挺而来泊至大船頭沈公
捲簾大笑巡相素有親誼見即顛倒驚喜槩問其踈
暢之意盖船中諸宰莫賓及巡相子壻宗姪俱是洛

陽人也見洛陽之妓衆莫不歡喜亦多知面之人相與握手敘懷於是妓歌琴盡其平生之技藝終日遊衍西路之歌舞粉黛顚無顏色當日席上邂相以千金贈京妓諸宰又隨力贈之幾至萬金沈公送宿一旬而還至今爲風流美譚及沈公之逝後葬於坡州之柴谷歌琴之伴相與泣下曰吾輩平生爲沈公風流中人知己也知音也歌歇琴殘吾將何之會葬于柴谷一場歌一場琴遂痛哭于墳前各散其家唯桂蟾守墓不去白頭綠〻方瞳顯〻向人說道如此

過錦江悲難爲義

江陵金氏一士人家貧親老之菽水之供其老慈語子曰汝家先世本以富稱奴婢之數在湖南島中者不知其幾汝往推刷也仍出示篋中奴婢文券輒士人持券往島中百餘戶村落聚居居生皆奴婢子孫也見券羅拜收斂數千金贖之士人燒其券駄錢而還船過錦江時月明寒甚見一翁一媼一少婦列坐江邊爭欲投水而互相挽出扶持痛哭士人怪問之老翁曰吾有獨子吏役在錦營以逋欠近萬石滯囚屢朔盡賣家庄徵族徵隣而尚多餘數更以明日定限若過明日則當為杖下之魂而分錢粒末無可辦

出不忍見孺子之被刑吾欲投水而死溘然知無而
老妻少婦欲共死於此而不忍見其入水互相極出
仍與痛哭矣士人曰有錢幾何則可以賣逋乎曰數
千金可句當矣士人曰吾有推奴錢幾馱拾滿數千
以此償之即許給之其三人又大拜哭曰吾輩四人
之命因此而得生將何以報是願入吾家留宿而去
士人曰日已暮矣歸路且急老親倚門久矣不可留
連卽馳去之不顧其老人疾追高拜曰願聞行次居
住姓名答曰聞之何益因爲走去三人遂以此物盡
償宿逋當日其子放出獄門渾室感祝士人而其居

任姓名并莫之知士人歸家其老慈喜其無恙而還
又聞其推奴如意益喜之問其放良之物何以輸致
士人對以錦紅事其老慈謝其背曰是吾子也後老
慈以天年終家益剥落初終拮据萬不成樣金袁與
地師一人步行尋山遍踏諸山到一處地師曰彼麓
必有大地而其下村落甚盛又有大家舍不可議到
矣生曰果是大地則雖難占山一番往見何傷之有
遂與地師登其山尋其龍脉坐於一處泛鉄而觀之
曰此名穴也功名顯達華無比子支繁衍與國偕
存可謂無上吉地而係是大村後也言之何益深莫

不已生曰雖然既已日暮留宿彼家而去亦何妨乎
遂與地師入其家有一少年迎接客堂待以夕飯全
家對燈而坐悲懷弸中山地闌心長吁而已忽自內
室一少婦開戶突入扶全哀大哭氣急不能言其少
年驚問其故少婦曰此是錦江所逢之恩人也少焉
又抱而哭之老翁老媼聞此言又突出抱而哭之哭
止羅拜於生之前曰生我者父母也活我者尊客也
生我活我寧有間乎生初不知本事情怳惟惚主人
內外細言錦江活命之事鑿鑿不爽仍言曰微君吾
其魚矣顧安得有今日感君高義銘鏤在心每於外

宣客来時從隙窺見或冀萬一倖遇豈意今日得遇是人乎吾輩自伊時出獄門之後退吏居村極力治産今成富家〻舍田庄排置二所一則吾主之一則以待君父矣今幸天借好便得以邂逅如欲營塵於此山則以此家仍作棲舍而居居之吾則當移居於越嶺之家唯君意爲之生僕〻稱謝擇吉營塵仍居其舍有子有孫爲公爲卿雲仍寔繁富貴兼存云

作善事緝衣繫紅繩

昔有一緝衣行到某邑暗行於外村時當八月望間滲雨快霽天氣不寒不熱寄食於村家乘着月色又

復散步於閭里間至一家籬外少坐休憩忽聞籬內有人聲群及笑語群甚譁窃窺之乃壯健女子四五人相携嬉戲其中一女子乃曰今夜間月明政甫寂寥吾輩盍作太守之戲乎衆女子皆應曰諾其衆女子自相排定一則為太守一則為刑房一則為吸唱一則為使令一則為朴座首步高其太守者分付刑房曰某村朴座首斯速拿入刑房傳于吸唱〻〻傳于使令〻〻長聲高答偉哉朴座首者跪于其下曰拿入矣其太守者分付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人之大倫不可或廢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汝則有女五

人幷皆過年而尚無議婚之事其將瘵倫乎汝以家長不知慮此而無意於求婚安有爲人父之道乎刑房傳其語吸唱曰聽分付其座首者跪而對曰民亦人也豈不知慮此乎心常憂悶而民家勢貧寒誰肯娶貧家之女乎且無可合之郎材尚未有定知罪知罪云云其太守曰某村李座首家有二十歲秀才某村金座首家有十九歲秀才某村徐別監家有二十歲秀才某村崔都監家有十七歲秀才某村姜別監家有十六歲秀才何謂無可合之處乎都是汝推托之辭更勿多言速速通婚以擇日成禮至可至可其

座首者答曰分付誠至當矣謹當速圖寔太守者曰
更出之使令高聲奏曰出送矣仍相與拍掌大笑一
齊敬之績衣詳察首尾不勝駭笑而念其情事還切
哀矜其廉探於洞内則其家果是朴座首家而有瑩上
女五人長二十三歲其次避女二十一歲其次十九
歲最少爲十七歲而所謂朴座首者不但家計貧寒
癡不解事雖五女過年已久而視若尋常不知爲悶
其女子素無教訓年雖長大而斟酌杵臼之役皆不
通曉唯事遊戲度日故人無願之者云又探其有秀
才處果如昨夜所聞無所差爽乃入其邑内出道後

所謂朴座首者星火捉來拿入于庭數其罪如向夜處女之為朴座首果以無可合郎材為辭御史遂依處女所言郎材而歷數曰之以吾所知有如許可合處何不說婚而一向以無可合處推諉乎朴座首曰此亦非不知而貧家女子素無教訓誰肯娶婦乎是以不敢向人開口矣御史曰然則汝幼而不教長而彝倫安在其為人父之道乎吾當於今日內定給矣遂傳令于各面所謂李座首徐別監崔都監金座首姜別監等五人皆即刻捉致使之當面定婚又使之期速消吉過行婚禮又囑於本官其過婚之需量宜

助給自官亦為督促過婚〻〻後形止郎為牒報之
意亦為分付御史分付誰敢違非遂不敢出一拜同
日消者五處女并一時逼處云

雪幽寃夫人識朱旂

昔有密陽倅中年喪耦只有別室及子婦未婚女子
而女子則生纔數月而失母鞠於乳母待之如母與
乳母別處一堂而密陽倅鍾愛迥別一日并與乳母
不知去處遍訪邑內村里影響遂絕密陽倅心驚魂
喪狂疾大發胡叫乱嚷號慟奔走不得已遞職還京
仍以致死伊後密陽新除者輒於到任日身死歷三

四等每〻如是人皆視以爲豪多般規避雖即其地
定配人無願者朝家大憂之將以某日出朝參令集
文蔭武百官及前啣人於闕内欲募自願人時有一
武弁以禁軍久勤得武兼縱陞六而遭啟落職爲二
十餘年〻延六十飢寒到骨十年一衣三旬九食亦
艱辛得之以是之故不得出門亦已久所謂名宰
相無一知面者即聞啓陽停事之語其妻曰吾功欲
自願而畏死不敢生意云〻其妻曰死等耳何畏之
有雖即其身死猶得太守之名僥倖不死則豈非萬
幸耶須勿趦趄必爲自願其武弁然其言趂朝參赴

闘挺身出班奏曰小臣雖不才願自往焉　上嘉之
開政単付當日辞朝其并歸家憂嘆曰雖依君言自
願而知將必死吾則猶得太守之名死故無恨而至
若家眷有何意味手從令承訣豈不傷痛乎其妻曰
前官之死皆是當者之命鬼魅豈能死人乎我雖女
子可以擔當赴任之路與我同行如何遂率内眷治
發到其邑界所謂官屬次々現身而觀其氣色則認
以五日京兆全無敬謹之意顯有蹙頓之色内行之
下来尤視以頭痛入衙中内外衙舎全不修理破壁
壊壊滿目愁亂至黄昏時通引吸唱輩皆不告而退

衙中遂無空人夫人曰今夜政是可畏夫子須入
處于內衙吾當換着男子服坐於衙舍以觀動靜矣
遂明燭獨坐至三更時分忽一陣陰風自何以至燭
火明滅寒氣逼骨少焉房門自啓有一處女滿身流
血被髮裸體手持朱旗閃入房中其夫人不惶不驚
語之曰汝必有寃莫伸欲爲呼訴而來也吾當爲汝
架雖須靜以待之更勿來現也其處女拜辭而去其
夫人乃入內衙謂其倅曰鬼魅識已經過今無可畏
須出寢于外其倅雖甚畏怖見夫人擧動不得已守
着大胆出臥衙軒輾轉不寐迨天將明門外人跡颯

皆語鮮洶〻穴窓窺視則乃校吏妓令通房輩也或持草席或抱空石相聚偶語盈滿庭中互相推讓曰汝先上廳而開門也面〻相覷莫肯登先其守乃正衣冠推窓而坐曰有何事故而如是洶〻所抱持者何物耶吏輩大驚以為神人下降蒼黃趍避使同鳥獸之散恭行雁鶩之拜其守遂治所關當諸漢之罪首鄉首吏皆并除駄号令嚴明治法井〻官屬惴〻不敢出拜其夜入問夫人以昨夜所經之事夫人將其曲折歷〻言之曰此必是某尊內處女之魂必寃死於凶漢之手而世皆不知認以亡去者也須暗地

廳揲如有姓名朱旂者不須多言嚴刑取招也其仵
點頭其翌朝仕後偶閱將校案則本廳執事有周基
姓名乃於坐衙後大張威儀多具刑杖即令拿入周
基不問皂白即爲結縛鎖以大枷加之於刑機之上
一邑上下莫不驚怪莫知其故其仵乃問曰其等內
阿只氏之去処汝必知之須不待加刑一一直招此
件以到任日見死之故畏之如神明誰敢一毫欺蔽
況厥漢身有重犯人雖莫知而心常憧憧即聞拿入
之命神魂遁喪面色如土不敢生隱諱之計乃將前
後委折一一詳達盖某等內行爲覩南嶺樓出來之

時厥漢從隙窺見已十分生憝又聞其處女尺有一乳母而與其乳母別處一室時乳母如親母有言必從厥漢遂多用財物厚結其媪約以誘處女至于某處則當以千金厚報蓋某處即内衙後園竹藪而地甚僻與内衙絶遠下有竹林十數頃自前内衙時大消暢之所也厥女利其財遂携處女玩月於竹棲之上厥漢隱身於竹林之中不意跳出直抱其腰擁入竹棲深處欲為强汚其處女且哭且號終不聽從厥漢以為到此地頭死即一般遂拔佩刀刺殺之又恐不殺乳媪則事機易綻又將其媪刺殺之而屍下各

挾一屍踰垣而出暗埋于官家主山人跡不到處今至幾年而無人識得者其倅具由報營即日打殺之其處女屍體掘而視之則面色如生血痕狼藉改其衣服棺材而斂之報于本家得致其先山之傍而葬之毁其竹樓伐其竹林自是以後邑遂無事而太守神明之稱擧世喧傳自此屢遷邊地防禦兵水使至平統而所到之處先聲藉藉不令而行不威而嚴不敢欺隱到處善治云

營產業夫婦異房

尚州有金生者年過二十早孤貧窶作雇於人積年

畜雇價二十六七歲始娶婦爲營產之計聘婦後一
宿其妻語其夫曰自今日必塞上間房門也蓋三間
屋子而其上房則有上下間相通門故也生曰何謂
也曰吾夫婦而窮相合同寢則自然生產若今年生
子明年生女子孫之樂好則好矣遂閒食口之添疾
病之苦其所損財當如何哉君處上房而個僕吾處
下房而織紝以十年爲限日喫一匙粥以成家業如
何生善其言遂塞其門夫婦各處而且於昏後夫與
妻必鑿土坑於後園每夕以六七坑爲定又當窮臘
製囊許多播及於大村雇奴以狗糞一石定價春初

解氷時盡填狗糞於所鑿土坑以種春牟當年大稔
殆近百餘負仍繼種南草又得數十兩錢如是勤業
至六七年錢穀充滿而食粥則如一至九年之終臈
月之晦其夫請其妻曰今爲十年矣願得與飯其妻
責曰吾輩既以十年喫粥爲限則不忍一宿之間經
先破戒乎可生憮然而退十年以後果成大富甲於
一道生久爲生鰥欲爲同寢則其妻曰吾輩既已成
家則薄陋之室不可同寢少俟之遂營大家舍而入
處生之内外初已過時而逢又經十年生産已斷望
矣生以是爲憂嘆其妻曰吾之産業如此則必有主

者君須周覽遠近宗人家擇其稍可者以爲己子則
得不愈於自己所生之不合意者乎及其托情撫育
則與己出無間矣終得同姓子爲螟蛉乃是商山金
也其後裔昌大簪纓世出云

獲生金父子同宮

松京趙同知姓貫白川家貲屢巨萬差人徧於八路
無處無之第素是孤宗又無子姓至於螟蛉無處可
得老夫妻以是爲憂一日同知坐於堂上門外有乞
飯小兒年纔十歲時當隆冬雪寒而其容貌骨格嶄
有可取趙同知呼入房中問其姓貫則曰白川趙氏

同知喜之問其父母則曰只有母今在城中乞食云
同知即為率入以語其故與飯与衣而置之于家使
其奴子訪其母來稱之以嫂而區處於近里一小屋
其兒則仍以為己子及兒稍長托情于養父母無異
己出十五六歲加冠娶婦其家産出入一任渠手勤
幹周密亦稱其意一日其子忽言曰吾已長成不可
空遊願得数三千金出商於兩西都會處同知曰吾
松人必自少時以興利為業自是例事汝言不亦宜
乎遂給千五兩其子行到平壤為妓女所惑数三年
間五千兩錢霽散雪消無面歸家仍留妓家為使喚差

人趙同知已聞此奇不復視以己子其本生母與其
妻盡為逐之婦與姑出処于城外土幕依旧乞食之
其子以弊衣破笠往接妓家終無帰期一日妓以官
家宴會入去趙生守家矣其日大雨趙生徘徊見之
則塲中有金屑流布探揉其源則自後庭連絡不絶
卽房門砌石所自出也坐拾其屑頗為数斤而觀其
砌石則幾若砧石全塊都是生金也趙生待妓之出
来言於妓曰吾以年少之致如干錢両雖費於君之
之這間接待之恩宲亦難忘然吾今多年離親情理
所在不得不啟矣妓聞言亦為悵然曰趙書房久留

吾家以吾之不贍未能如意接待是吾所媿多年主
客之餘今為吾帰在主人之道不可以徒步送之即
具地貫六疋而給之趙生曰多感〻〻第有所願乃
後房門前砌石也此石不足為貴然以君之朝夕着
足者也吾今敢去持此砌石如見君面庶可慰懷妓
曰趙書房之有情吾可知吾何愛一塊石耶於須持
去也趙生即馱而来時當歳末氾松人之出商者亦
盡帰家各其家眷亦備大饌而迎之于五里程伊時
趙同知亦以候差人之故方出来于五里程趙生與
袍草履亦會于其中未敢出現其父踦躇一隅其外

許多差人主客莫不以喜色相迎而至於趙生則其父
知而若不知其子亦知而不敢現間或有知者莫不揶
揄而譏笑之日暮訪其外城土幕而歸則其母與妻
之怨言深責攻難堪聽趙生無一言半辭不敢開口
鼾息穩宿後其明日裁書與金封重裹出給其妻使
納于其父〻〻方与諸差人早起會計坐房中其婦
不敢造次入門呼其奴子通之于趙同知而先入金
封趙同知受之開書見之云子之多年所得雖只此
庶可當向日五十數而又有大於此者故先此伏達
耳趙同知解見則盡是生金屑計其価則可當六七

千金大喜未及發言于諸差人直起入內招其婦入
室其妻大怒而叱逐之同知曰有不然者少俟之問
其子婦曰汝之夫無病而入来善眠無他且得喫朝
飯乎汝則勿去在此吾今出見汝夫矣仍即出城見
其子々々拜謁其父曰汝之所送金屑不少何以得
之乎其子曰此何足為多也又有許大金塊金矣曰
置之何处其子披行橐中出而示之趙同知一見圓
着眼大開口即為驚倒良久起而撫背曰相不可誣
矣吾初見汝相有萬石君格故取以為子今果得此
金来若其鑄出也十倍於吾家本產也此外復何望

哉向者一時外入來是少年例事勿復云云即即入
来也回頭語其生母曰嫂氏近日日寒得無餓凍乎
吾今備轎出送即返旧室也歸家後尽為率去復為
父子若初噫父子之親俄頃而解俄頃而合貨利所
在可不愼哉然其市井之類蝗蛉之謳亦何足深誅乎

捷韋洲權元帥奇功

鄭錦南忠信　宣廟朝中興名将也初為光州亞椽
權都元帥慄為本州牧使一見知其為将材一日置
水瓮於障子上昏夜使錦南急下障子錦南以烟竹
揮其上先下水瓮後下障子權公益奇之自此契遇

甚重壬辰倭亂道路梗塞大駕在龍灣朝廷消息不通之錦南自請往返持狀啓單身赴行在鰲城李相公權公之婿也見權公書仍薦于朝登武科樹立勳功後官至副元帥少時在鰲城家鰲城善詼諧每對錦南言岳丈權公別無智略幸而成功吾不足畏也使我當地辦濟事業必多上矣錦南笑之一日鰲城如厠錦南猝地馳馬氣喘喘突入曰大事生矣大事生矣鰲城驚問之對曰倭兵十萬已踰鳥嶺警報俄至矣時新經倭亂瘡痍未起鰲城七年兵間備嘗勤苦及聞此言不覺失措蹲坐厠上錦南大笑曰大監

每言權公不足畏今何其怯也前言戲耳請說權公
幸州大捷時事試聽之捷戰前日夜深後權公忽招
入小人於帳中曰明將大戰而未諳地形晴行周視
而來汝其隨我單騎獅出巡江邊登高阜審察陣勢
時月黑星稀大野莽蒼忽聞鐵騎奔馳刀鎗亂鳴倭
兵已百匝圍矣小人仰視曰計將安出權公神色自
若曰吾已得破賊之術第毋恐悈而大喝一聲曰明
日約戰而縱騎圍之劫也非信也忠信汝往倭將處
傳喝而回小人唯唯而不敢移步又喝曰兩國交兵
使在其間速往之遂冒死萬往傳將令則倭將沉吟

良久傳令陣中使之開門出送夾陣開路鈎戟通人堇容一馬公緩轡徐行出陣門外又呼小人曰吏往傳喝吾之藤鞭遺却而出必為推送小人纔出萬仞坑塹再入千尋海濤此時此行真致難堪然不敢違令冒萬死又往傳語則倭將令下一陣如沸覓鞭也小人回告則始緩驅回陣見帳中藤鞭尚在小人問其故公曰兵不厭詐鞭在此而索於彼使其陣中擾亂波蕩不暇穩睡搖賊之術也汝甚知之仍解衣而卧鼻息如雷小人汗出沾背不覺驚服翌日大戰大捷其用兵之術神鬼莫測胆量英偉雖古之名將無

以過矣今大監只聞倭報驚惶失措何以不畏權公
乎鰲城笑曰吾非中情之拗也特試汝耳蓋三人皆
是間氣人傑而權公之智略李公之詼諧鄭公之忠
勇不世出之壯觀也

劫倭僧梛居士明識

梛居士安東人也西崖梛相之叔也形貌醜拙行止
迂闊平日不言不笑結搆一草幕閉戶看書西崖視
以一癡叔一日居士謂西崖曰君與我圍棋消日乎
西崖高於碁手而未嘗見癡叔之着棋答曰叔主亦
知碁乎與之碁連輸三局驚異之西崖居士曰且停

楪今夕有一僧必來君家須指送吾之草幕也西崖
心怪其預知僧來佯應曰諾其夕果有僧來自言住
妙香山願止宿而去西崖異其廊叔之言有符饋以
蔬飯送之草幕居士曰吾知禪師之來也僧色動曰
何以知之居士曰緘見入吾姪家故料必來宿静舍
也仍無酬酌對睡僧尔睡着居士潛開其鉢囊見之
則中有東國地圖一部関防要害鎮藩險夷及人物
粮械細細成錄又有短劒一双利刃也居士把劒跨
僧腹上呼清正曰汝知汝罪乎僧驚視之明晃晃的
利劒當頭而下僧曰小僧無罪願活殘命居士曰弗

中地當得非汝罪乎三入朝鮮亦非汝罪乎覦我國如無人豈非汝罪乎備口喋不能言未乃哀乞曰若活一縷之命即當渡海而結草當報矣居士長吁而嘆曰東國有七年之厄天數也吾殺汝輩如孤雛腐鼠無益也吾今饒汝性命日後倭人若入安東一步之地當殲盡無類矣汝其急急渡海也備唯唯即辭去壬辰倭亂八路蹂躪而安東獨免兵禍即居士之功也

山海關都督慶厲兵

大明末我國使臣入中原時都督袁崇煥鎮山海關

以防建虜都督年纔二十餘迎接使臣與之碁甚雍
容閒雅談笑可掬城中闃若無人日纔午軍校一人
趍而前告曰奴兒哈赤率十万兵来駐三十里外矣
都督曰唯使臣曰今大敵臨境公何不施備禦之策
乎請停棋都督曰不怕已有措處矣圍棋如故俄而
又告曰二十里矣又告曰十里外矣都督乃與使臣
登樓而觀之一望平野虜騎如蟻黑雲烽燧翔風淅
涯使臣回顧城中則各堡樓上虛張旗幟兵且不滿
三千云使臣大惧都督呼一校附耳語曰如是〻〻
校唯〻而退仍酌酒如故俄而城樓上砲聲一起霎

時間忽聞天崩地塌之聲焰焰漲野虜陣盡入於灰燼中腥臭塞鼻使臣始聞其地雷砲之預設誠天下壯觀也日已曛烟塵稍息見野山邊一灯明滅而走都督嘆曰天也呼一校謂曰彼灯影乃奴兒哈赤也持壺酒走馬繼遺之且傳吾語十年養兵一朝成灰吾以薄酒慰之云繼傳則虜酋受其酒痛飲而走使臣收拾精神請聞其顛末辭而去云

青石洞天將鬪釖客

天將李提督如松壬辰倭亂提五千兵來援朝鮮大捷於平壤倭酋平行長宵遁乘勝長驅至青石洞〻

險而傍多阻樹木參天溪澗屈曲忽前面見白氣竟天冷氣逼人提督曰是倭中劒客隊也遂駐軍一字兒擺開於馬上抽双劒聳身騰空諸軍仰視則但聞刀環之聲錚錚然出於白氣之中俄而倭人身首紛紛墜下冷氣纔收提督酒些在馬上鼓行出青石口及其碧蹄之敗退師開城府無意進攻西崖柳相成龍以接伴使進議軍務提督適梳頭而諸遙見天邊一道白虹自遠而近提督急急結髻曰劒客來也抽壁上难劒避入洞房而不閉戶使西崖留觀動靜霎時間白虹之氣飛入洞房但聞錚錚之聲連續不絕

而冷氣滿室西崖心竟忸悸不能自定忽見一足露
出打庀而還入西崖意其提督之足又意其打庀而
入者欲閉之意也遂起閉庀須臾提督開庀而出提
嬋娟美人頸擲於地西崖精神始稍定進賀不已提
督曰倭中素多劍客而盡殲於青石洞此美人倭中
第一高手劍術通神天下無敵吾心常閔念今幸斬
之更無憂矣然君之閉庀何其警耶西崖曰打庀還
入其意可知也又曰君何以知吾之足而閉之也西
崖曰倭人足小今見大足豈不知將軍之足耶提督
曰朝鮮亦有人矣西崖曰敢問閉庀之意提督曰美

入學釣術於海上空闊之故吾入峽房使不得逞其能鬪釣數千合見美人稍稍失勢恐出户遠遁故欲其閉也若一出户碧海万里何処可捕今日之李君之閉户之功寔多也自此益敬重之

報重恩雲南致美娥

李提督如松東征在平壤罷一金姓譯人金譯年纔二十年首有美色晝宵相昵暫時不捨女子專房之愛無以加之有言必聽無願不從撤兵歸時仍爲率去到栅门以軍粮違限李提督大怒将行軍律於違東都統都統有子三人長則侍郎次則庶吉士季則

以神異之僧皇帝待以神師起別院於大内而迎置
之如唐肅宗之待李鄴侯伊時三人聞此言俱遑忙
来會於遼東相議救父之策神僧曰吾聞朝鮮金姓
譯人有寵於提督凡有所言無所不聽云盍求見而
懇乞之遂相率詣都督轅門外求見金譯〻〻告于
提督曰某官兄弟三人求見小人將何爲之乎以提
督曰此是爲其父請命之事也然彼乃上國尊重之
人汝以外國么麼一譯何敢不往見金譯出見三人
合辭懇請曰家親不幸當變万無生路惟望君爲吾
輩善稟俾完將死之命千万幸甚金曰顧以外國么

麾之孫何敢干撓天將之軍律乎然貴人之所恳若
是勤摯何敢自我辭却謹當仰稟天將恭俟天將之
处分也旋即入去提督問曰彼之所言果是都統之
事乎金曰然矣仍言其酬酌顛末提督沉思良久諾
曰吾橫行戰陣未嘗以私人之恳而屈公事矣今汝
以公麾之身有此貴人之恳乞則汝之緊切於吾可
知且吾幸汝來此無他可以生色於汝者師律雖至
嚴當爲汝一番濶狹也金出見三人盡告提督所語
三人拜稽首再拜曰賴君之德效父之命天地之大
也河海之深也將何以報爲羽毛齒革金銀玉帛請

惟命是從曰家本清儉寶貝玩好誠非所願也三人
曰君是朝鮮一譯若自上國命君爲南國之相何如
曰我國專尚名分而吾則乃中人若爲相則必以中
人故並指點之反不如不爲也三人曰然則以君爲
上國高官崇秩仍作中原高門大家之族何如曰吾
父母俱存離違情迫惟願速還一日如三秋提督回
軍之後卽令還歸則恩莫大焉三人曰雖然此恩不
可不報惟君之言其所願也雖至貴之物難從之請
必有以奉副也懇懇不已金聲作之頃乘南發口曰
吾無所願願一見天下一色矣三人聞之相顧默然

良久神僧曰是不難矣如是而散金譯入見提督提督曰彼輩必有所報恩于汝者汝以何願爲言乎金曰願一見天下一色爲言矣提督蹶起執手拊其背曰汝以小國人物何其言之大也彼輩皆許之乎曰許之矣提督曰彼將從何處得來也此則雖皇帝之貴猝未易矣金譯仍隨提督入皇城三人來邀金譯至一家乃新搆傑閣也制度宏敞金碧炫晃仍進茶啖曰勿飯以永今夕也少頃渾室香薰襲人內門開處有粉黛數十或擎香爐或捧紅帕箱兩兩排行而出立于堂前以金所見無非傾城之色既見之欲起三

人曰胡起也吾既見天下一色則不必更留矣三人笑曰此是侍娥豈得爲天下一色〻〻今方出來矣賁史内門大開一朶蘭麝之薰褱〻郁〻侍女十餘擁護而出上臺而坐一箇凝粧脂粉一塊坐於椅子上三人与金驛亦排坐椅子上向金曰此真君所願見天下一色也果何如也金見之則滿身珠翠精采奪人目眩神迷茫無所見寔不知爲何狀也三人曰今青君必與之爲雲雨之會金曰吾願一見而已寔亦無他意也三人曰此何言也吾輩感恩於君〻既願見一色吾輩雖磨頂放踵豈可不聽乎弟二三色不

難得來至於第一色以天子之勢亦難得致年前雲南王有仇於人吾輩為之報仇其王方欲酬恩凡吾有請無所不從而適王之女乃天下一色也君既願見則以不待難故自伊日與君相別之後即走娉於雲南王王亦許之及君入京之日亦欲寧來故這間折千里馬已三費數万銀子以其雲南距京為三万里路遠也今日相會君則男子彼則女子若止一見而散則彼姬以國王親女豈有無故見異國男子之理哉來理不應如是勿復為辭今日良辰以成合巹之禮不亦宜乎金不得已留宿共牢同醮仍設洞房

蠟炉煇煌爵董襲人眼彩朦朧心神慌忽所謂美人
視而不見鴛遑疑畏無狂蝶探花之心寂元央弄皮
之様三人在外窺之揣知其如是没風味乃呼金而
出語曰合歡之樂何其寂寥也無乃君眼目甚向精
神短少之致乃出楪子置前曰試喫此乃蜀山紅蔘
也喫了入房則眼明神爽彼姫之毛髮顏色昭然可
覩花容月態眞若天上神女也遂與之同寢朝來賬
趂三人已來待矣問金曰彼姫何以盡处曰願以外
國之蹤跡當隠㥯來頭之事不得預料三人曰君章
以奇遇得此天下一色一會而散是可忍乎君以外

國之人雖以年育亦以離違情私居此偕老義亦不可吾等三人既蒙君之厚恩於君之事豈或泛忽耶君既有譯任每年正使之行必以隨行譯官入來一年一逢若牛女七夕之會不亦美事乎吾輩當在此作主矣金譯果如其言自少至老以譯官無年一會行樂而来於有幾箇男子金譯後裔昌大于燕京云

餉山果渭城逢毛仙

正廟壬寅癸卯間嶺南按察金某秋巡到於咸陽止宿於渭城館知印妓娥一并退之獨宿於房夜半人靜之時後門外聞作圖有咏咏之聲金公睡覺問之

曰汝是何物人耶鬼耶曰非鬼也乃人也曰然則深
夜無人之中行蹤如是何殊常乎抑有所懷可言者
乎曰窮有可白之事矣金公乃起坐欲呼人明燭曰
無然也行次若一見吾形則必驚惧昏夜坐談何妨
金曰君以何許様不欲明炳也曰全身是毛故耳
金公聞來尤極驚怪問曰爾果是人則緣何全身生
毛耶曰我本是尚州禹注書也中廟朝明經登科求
仕於京執贄于靜庵趙先生多年受業及當己卯士
禍金淨李長坤等諸生推捉時自京仍為逃走若向
鄉廬則必有自官譏捕之慮故直入智異山屢日飢

困之餘初入深谷糊口無策澗邊或有嫩草則採而
咲之若有山果則摘而食之始若充腹療飢少焉放
屎尽以水泄瀉下如是経過殆近五六朔伊後渾身
漸々生毛長数寸餘歩捷如飛雖絶壁千仞無難超
越殆同猿猱之属每一自思則世人若一見之必以
怪獣目之故不敢生出山之計逢遇樵牧之輩必隠還
不見長在窮谷層岩之間或當月明稀坐誦前日経
書樹念身勢不覚寒心涕泣々下然而回想故郷父
母妻子尽為作故更無還帰之心如是度身山中所
畏者雖猛虎毒蛇不畏足也所可畏者砲手也晝伏

夜行形雖已変心尚不厭毎欲一逢世人上一問世間事而以此粧貌不敢現形白前適聞行次到此故冒死來現別無他也但願聞靜菴先生宅子孫幾何先生伸寃終得昭晰否願得詳聞耳金公曰靜菴於仁廟某年伸寃以至道祀文廟賜額書院處處有之其子孫有如此〻〻之人而自朝家各別收用更無餘憾矣仍問其已所嘗禮之顛末則無一遺忘而一〻詳言又問初逃時年紀幾何曰三十五歲曰今距已所幾為三百餘年然則君之年紀似是近四百矣曰中間日月送於深山吾亦不知其為幾許矣金曰君

之所居窟距此必遠來之何速曰方其作氣行之、
時雖層岩絕壁走如飛揉超躍而行一瞬之間可行
十許里金公聞之深以為奇欲以饋饌則曰不願也
願多賜果實房中適無所儲夜中徵納亦多難便謂
之曰果實今適無備來夜君若復來則當備置矣其
能復來耶曰如教即為作別倏忽而去金公以有更
來之約托以身恙仍留渭城館其朝晝茶啖床果楪
尽為留置以俟之果於深夜又來到金公起坐揖之
仍給果楪大喜尽啖曰幸得一飽矣金公曰智異山
中聞多果實君能繼時而啖乎曰每秋葉落時夜以

拾聚者雜實為三四堆以是為粮初時喫草之苦今
則免矣只食穀氣力少無減於食草時也雖猛虎當
前手打足蹴庶可捕之矣已而說話又一場穩討而
謝去金公平生未嘗向人說道及其臨終語其子弟
曰古有毛女不是異事遂命書識之